



湯子遺書卷七目錄

傳 墓誌 行述

明兩浙運使做轅張公傳

樊隱君傳

王氏五節烈傳

廣西叅議戴公傳

處士孫君傳

封庶吉士李公傳

陝西延安府靖邊同知陳公墓表

文學幼兆吳君暨魏孺人合葬墓誌銘

湯子遺書卷七目錄

拔貢彥公趙君墓誌銘

江南鎮江府海防同知冉渠吳公墓誌銘

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誌銘

前兵部尚書湛虛張公墓誌銘

砥園施先生墓誌銘

翰林院侍讀愚山施公墓誌銘

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王公墓誌

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余君墓誌銘

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先考府君

贈恭人先妣節烈事狀



湯子遺書卷七

睢陽 湯 斌 潛菴

傳 墓誌 行述 狀

明兩浙運使做轅張公傳

張公諱正學字宗儒號做轅睢州人世居潮莊之南三里父諱權號樂菴累贈中憲大夫廬州府知府母王氏累贈恭人公丰儀秀偉孝友天成十歲授尚書為文落落有大家風弱冠入府庠食餼名聲藉甚萬曆癸卯舉於鄉公車歸捷戶著書泊如也癸丑成進士以素恬淡嗜讀書請改教職甲寅

湯子遺書卷七 傳

古吳范稼菴寫  
金閶劉藻文刻

補順天府學教授董率維勤乙卯門下士獲雋者十餘人是年陞國子監助教丁巳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秉公執法多所平反時南臯鄒公為侍郎歎服之嘗云張君精神收斂退藏真是歸根之學由是名益著辛酉陞廬州府知府下車即脩學宮鋤衙蠹廬郡承平日久城池頽壞捐俸築濬尤杜絕餽遺有庫吏暮夜以金盃等物持獻欲有所關說面叱之加以重法於是羣吏人人股栗凡斷事平心細訊必得其情時巡按某受重囚賂欲盡釋之公持不可又票取無礙官銀千金亦不應巡

按大怒思借事中傷撿索無隙乃止稍遷兩浙都  
轉運鹽使司運使慨然曰古人急流勇退吾可已  
矣遂致政歸里居竿牘不入公庭課子孫讀書教  
以孝弟謹厚每遇豪強不法事輒為之憤懣至終  
夜不寐嘗曰凡做事只要自己心上打得過便為  
之打得不過即毋為睚之婦人孺子無不稱之為  
善張云是時袁大司馬可立楊大叅堯華余光祿  
化龍皆以耆碩里居相與聯席結社碁酒娛樂脩  
耆英香山故事鄉里榮之至有傳為繪圖者年七  
十有七卒崇祀鄉賢配李氏累贈恭人蚤卒繼配

湯子遺書卷七

二

孟氏累封恭人男一辰垣生員孫二銘鼎庠生銘  
旂庚戌進士祀縣劉文烈公誌其墓

論曰吾郡自萬曆以後士大夫習為驕奢凌虐鄉  
里至今道路以目而公獨以善張著今考其行事  
蓋真秉道絕欺確乎不可拔者矣其子孫皆恂恂  
善下人雖通顯猶杜門誦說詩書無輓近儂薄之  
習謂非公之流澤遠乎余故為紀之使後進有所  
觀法焉

樊隱君傳

樊隱君諱夢斗字北一號文成明崇禎壬午鄉貢

廷試第二人嘗上書闕下請為國家效力封疆奉  
旨報可稱隱君者從君晚志也其先世小興州人  
明成祖時奉詔遷文安遂為文安人高祖諱瑀成  
化甲辰進士筮仕浙川令為刑部曹郎日逆瑾用  
事平反主事安奎獄面折瑾因忤旨酷暑跪午門  
三日會瑾敗轉四川順慶府知府稱名臣瑀生續  
續生潤皆長厚有隱德潤生效才萬曆癸巳恩貢  
入太學葉文忠公為大司成歎賞其文與閩漳蔡  
震湖大名成文穆公高陽孫文正公名相埒除知  
文縣調靜海教諭改建文廟多士頌服陞河南府  
學教授致仕隱君之父也君少穎敏年十二補博  
士弟子員於書無所不讀常苦漢賦用事多隱僻  
為之音釋句櫛字比展卷瞭如著中庸講義原惟  
道究天人精義入微桐城左忠毅公見之曰此洙  
泗真傳也當君應廷試時國事孔棘自以累世受  
君恩且才可濟時欲效尺寸力率同貢十餘人上  
書將受職矣無何以內艱歸君至性過人平日事  
親色養甚篤至是慟哭出都門跣行三百里襄大  
事誠信備至撫兄子愛而能勞舉人王膺其姪壻  
也殉寇難遺孤呱呱君收養之使與子翰同寢食

學同師兩姊貧無所依生死周卹不遺餘力論者  
以爲內行純篤彷彿陽亢宗云邑中築城濬河賦  
役鹽鐵諸大議人所畏憚不敢言者輒言之鑿鑿  
可見諸行事其屯海入議侍御吳公稱爲經國碩  
畫將上之朝會亂不果值明末都城之變俯仰啼  
噓既力不能爲遂絕意仕進攜家入桐柏山中偕  
二三老友攀枯藤捫蒼壁翠屏玉女龍潭石門號  
淮源勝地無不窮極幽絕詩成放歌浮白慨然有  
超世之槩病中遺命子翰曰死即葬我山中百歲  
後樵採茲土者指某丘某水爲隱君樊某遊釣賦  
詩處足矣所著有駐槎亭詩集若干卷子翰順治  
甲午拔貢康熙丙午京闈鄉薦今任睢州學正以  
文章行誼著

湯斌曰余官京師與同門文安高君遊詢其鄉里  
故實輒娓娓談樊氏世德不衰云後過蘇門孫徵  
君先生授以高陽文正公藏稿復得讀其所爲樊  
氏家傳蓋自順慶公以直道著於弘正之間二百  
年來家學不替三輔世族莫敢望焉隱君明經好  
古博極羣書孝友篤行內外無間言若夫磊落大  
節盱衡時事鬱鬱未能表見於世者時人未能盡

識也後之君子好學深思讀其遺集亦可慨然太  
息想見其為人矣

### 王氏五節烈傳

山東新城王氏有烈婦三曰孫氏于氏張氏節婦  
二曰張氏高氏孫氏者浙江布政使象晉之冢婦  
生員與齡之元配也崇禎壬午十二月朔賊兵破  
新城家人勸避匿孫氏曰婦人非傅姆不下堂我  
未亡人也有死而已遂投井死越三年甲申李自  
成陷京師則有于孺人隨侍御公與盾夫婦殉節  
之事時侍御方以建言左遷家居聞變以死自誓

或言公無封疆社稷之任可無死于孺人獨不言  
既而曰妾從君稱命婦矣君為忠臣妾獨不能為  
烈婦耶遂登樓相對自經死子士和泣曰父死忠  
母死節兒何心獨生亦自經於其旁而士和妻張  
氏先於壬午城陷自經死壬午城陷時王氏父子  
兄弟殉難者曰貢生與朋與其子舉人士熊生員  
士雅士熊妻張氏年二十一士雅妻高氏年十九  
兩人同矢志守貞事孀姑盡孝兩家皆名族高氏  
尤貴盛布衣糲食有人所不堪者紡績自給嫻黨  
罕見其面惟元旦一出拜家祠而已

湯斌曰新城王氏簪笏盈庭以文章勲伐著聲當代者踵相接矣侍御公尤以忠烈著一門之內子孝臣忠可謂極盛而閭閻尤焯焯如此豈正氣偉節有以相感耶抑家訓之浸漬有素也孫孺人爲婦爲妻爲母皆有法則而侍御公歷官清白家無長物于孺人儆戒之力居多世固未有平日不能盡道而能自靖於患難之際者也張孺人以少年慷慨殉難兩節婦貞操久而彌堅尤人所難者士君子立名砥節常壞於因循即或勉強於初年而不能不渝節於末路吾故合傳五節烈爲世示法

焉

廣西叅議戴公傳

戴公諱璣字利衡號紫杓福建長泰人父封奉直大夫諱焯好義樂施雖家世通顯而布衣徒步澹如也公與弟璐學生有異徵少力學厭時文熟爛之習爲文原本要理涵演貫通赫然有聲諸生間弱冠領鄉薦順治己丑成進士授戶部雲南司主事出納惟慎辛卯分較京闈所得多知名士權關淮安持大體不尚苛細商旅便之調吏部驗封司主事廉靜自持人莫敢于以私權貴有忌之者例



轉湖廣按察司僉事整飭上江防道時滇黔未入  
版圖軍書繹騷公按部徧履山川得其阨塞要害  
乃自岳州至嘉魚立七汛蠲俸造哨船募兵巡邏  
崔符無警洞庭湖盜賊出沒糧艘賈帆時多不虞  
公復設三汛申明法令湖相宴然洪文襄公經畧  
五省統兵勦西山羽檄劾午公咄嗟立應軍需無  
誤而民不知兵文襄公深器之曰此韓范儔也尋  
遷陝西布政司右叅議分守西寧道楚民號泣攀  
轅至遮道不得行而封公訃音適至公徒跣奔喪  
哀毀盡禮服闋補廣西右江道駐柳州先是東閩

土酋韋兆熊土目龍苗黃周等構亂日久公宣布  
德意不旋踵投戈請命嗣值大酋唐應元之亂斬  
渠魁梁邦傑以殉猺獞諸蠻畏懷德威頑梗盡化  
柳堡屯田寄佃於民既輸軍租復應民役編戶苦  
之公為申請督撫具奏獲免復脩葺文廟及羅池  
司戶二賢祠柳人蒸蒸向學遠近德之公宦轍所  
至多值繕兵庀餉徭徭交雜之地而寬猛相濟先  
恩後威無赫赫之名而能使反側歸心蓋其本於  
學者深非權術以就功名者比也會有裁併監司  
之令因解任歸杜門却掃足跡罕至郡城課督諸

子教以忠孝大義甲寅耿精忠反臺灣賊據海澄  
有言於公者曰盍一見乎可以免難公正色曰生  
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叱去乙卯夏賊圍漳州時  
次子鏐為海澄公裨將守東門賊刦公至城下使  
招鏐降公厲聲大呼兒努力堅守勿以老人為念  
賊怒牽之而去城破鏐巷戰死闔門為俘公曰鏐  
兒死王事吾無憾矣丁巳二月大兵復漳州賊遁  
去公與子鏐等乘間扶攜入山而元配黃恭人併  
諸幼子為賊執赴臺灣人以公且不能堪而公壯  
志不少挫也戊午六月海寇復犯澄邑及長泰公

再被執渠帥曰崛起老猶在乎今日順則生不順  
則死公慷慨曰吾年七十餘死固其所也曰如諸  
兒何公曰兒曹死生有命吾頭可斷志不可奪目  
直上視氣勃勃不可禦賊本無意殺公幽之密室  
歷年餘終不屈朝夕誦文信公正氣歌以自壯一  
日顧謂子銑曰吾久辱不死何為遂不食數日後  
病甚肅衣冠命銑扶掖北向再拜曰臣死命也當  
為厲鬼以殺賊因慷慨悲歌大書惟忠惟孝可以  
服人數字嘔血數升而死時康熙十八年六月望  
日也年七十有四逾年耿逆伏誅臺灣相繼歸附

子鱗以殉難贈都司僉書其孫灋以別駕謁選至京敘公行事聞於朝而睢陽同年生湯斌為之傳贊曰公敷歷中外所至具有聲績年七十餘已去官而父子先後殉寇難可不謂賢歟公先世中丞公當明嘉靖時治河撫軍名業爛然司馬公於萬曆間平岑溪府江諸蠻功最著載在史冊班班可考他如太僕之剛直方伯之清介皆有足多者而公父子以死事著勲名節義豈獨甲於閩南哉

處士孫君傳

孫君諱博雅字君僑容城人徵君鍾元先生之第

四子也幼端重不苟嬉笑同年生見之輒為斂容甲申年十五應童子試提學御史陳公純德賞其文將放榜值流寇陷京師陳公殉國難君遂屏舉子業絕意仕進從徵君避亂於雙峯一時同避亂者皆弄弓矢刀劍譚兵事君獨日攜書卷坐古柏下與人語唯經史及古今忠孝節義事娓娓不倦曰他非吾所知也徵君將遷居蘇門道出祁州刁君蒙吉留講學於家者三月既去而君與母楊孺人獨留貧無以炊賒柿餅以供母徒步奉至蘇門徵君撫之喜作詩勞之母病君不解襟帶不交睫

者三旬餘及卒為孺子泣三年不見齒徵君年漸高偕兄弟朝夕上食祝哽祝噎夜則更卧牀前候其欠伸未嘗少離有所著作則侍筆劄時四方遊徵君之門者屢交於戶有數百里或數千里至者君為之設榻供食各得其宜徵君晚年重聽諸弟子問難必藉君轉達雖反覆開示不厭更端間有未暢其旨者君輒援據經傳發言外之意聞者往往灑然解悟故遠近來學之士與君日親君僑之名遂滿天下徵君著書不下數百卷編摩訂正君之力為多嘗數易稿皆手書字體古健無一筆苟

簡蓋其孝謹好學類如此已酉詔舉山林隱逸郡守程公啟朱曰河北諸郡邑吾所知者惟孫子耳以其名上之方伯撫軍君自陳一介腐儒學不通時父年八十安能遠親就徵諸公深歎重之遂不相屈亡何徵君卒哀毀骨立喪葬以禮觀者莫不感動君至性過人漸濡家學德氣日益純粹與人交和易可親見人有善贊揚不置口人有過不顯言默然端坐間引一二古語相感發聽者為之聳然多見省改問以時事似不別黑白至談古今成敗得失瞭若指掌也丙辰弟韻雅坐事被逮繫司

寃獄君具索饋以從庚申夏將遠徙兼染時疫君往來省視僕僕於烈日黃埃中守衛悍卒咆哮怒罵君怡然受之宛轉為弟致藥餌飲食更周卹其同繫者幸朝夕相顧視君故貧又竭產供給弟者已四年故交欲有所贈遺逡巡不肯受旁觀者察其形容憔悴勸之自愛勿徒累死君曰吾弟行免矣吾何病時方館於崔學士玉階家每獨宿假寐口中囁嚅細聽之皆其弟事也頃之竟病不起彌留猶張目曰吾弟免矣遂卒當其弟之被逮也君追送之奔馳炎暑策蹇驢隨一蒼頭遇暴風雨失

道幾溺死後歸家聞有赦隆冬赴京徹夜行冰糊其口呼不成聲僵仆於路幾死又嘗讓蹇驢於同難之械繫者徒步以從解役疾驅百餘里兩足皆腫不得休幾困頓飢渴死當是時君惟痛念先人之積德不宜獲此報也先人之家聲不宜自此墮也弟之懵然驟遇此難冀徼倖獲為天所矜也而不知己之憂勞可以死也死後不數日而弟事漸寬竟免遠徙於是聞者無論識與不識皆泣下霑襟曰孫君之死也蓋死弟難也其友也本於孝也精誠足以感通神明也年五十有五所著詩文曰

約齋集若干卷子漢有文名

史氏湯斌曰昔孔氏褒融兄弟爭死載之史冊兩稱其義若君僞之於其弟也風雨慘淡肝腸寸折至於不自知有其身憂愁况瘁竟以客死嗚呼難矣其詩曰苦海無舟焉問岸福堂有弟遂成家讀之誰不酸鼻流涕者而况平生交遊如余也夫君僞德性學術天假之年必能昌大徵君之傳而竟以此終抑又悲夫

封庶吉士李公傳

李公諱兆慶字賴甫閩之安溪人初號漁叔追思

湯子遺書卷七

十一

父念次公之德也更自號惟念故世稱惟念先生云公兄弟四人並力學著聲而公尤魁梧多奇節爲文不假繩尺奧淹閱博屢試輒高等明季閩海弗靖甲族富室畏縮伏草間往往不能自保公獨聚宗黨擇山中高阜鳩工築室百堵守禦具備巨寇突至連日夜攻之卒不得志而去公復設立教條鄉里兢兢奉約束遠近賴以保全者甚衆鄉人有淪於賊者傾貲贖之初不問其識與不識也歲乙未家陷於賊仲兄雅稱武健持矛薄賊壘門竟全其家屬而歸人服其才且勇謂亦公素德足以

感之云亂定歸舊居榭戶却掃藏書數簾幸無恙  
詮次點定課子弟誦讀聲琅然達丙夜今學士其  
長公也辛丑貢於鄉甲辰自京師還里脩宗祠定  
春秋祭期遠祖墳墓久湮沒荆榛間殆不可考公  
按譜牒徵隣翁摻而得之者凡四焉更脩輯家乘  
訪求先世問答遺文凡所以爲祖考計久遠者靡  
不殫力從事蓋其誠孝如此庚戌學士成進士讀  
中秘書遇覃恩封公如其官癸丑請假歸未幾  
滇黔告變八閩相繼逆命阻絕聲教者三年學士  
抗節不屈王師南下開關遣使具蠟丸密陳道里  
險易進取機宜狀卒成恢復之功者學士稟公之  
教多也

湯子遺書卷七傳

十三

上以學士忠貞懋著特晉秩命入都陛見公促  
使叱馭而學士念公年老遲迴久之不得已後行  
至福州而公卒公生平厭絕紛華嚮慕往哲時有  
心得與理學語錄默相契合故能踐履篤實大節  
不苟如此年六十有七子四人學士名光地次鼎  
微光垚光坡

贊曰余與學士同官京師以德業相砥礪其學浩  
博淵通而持守堅定一遵程朱不爲世儒游移之

說與余有乳水之合後乃得聞封公之懿行蓋家學淵源有自矣當學士之奉命赴都也宜星言夙駕而公察其意次且不果知其以已老病故外示矍鑠而私語其室曰度子行瀕至我乃可死耳蓋生平重大義家庭相勗一然諾不敢宿况君父之際乎使學士顧戀親恩愆期不進雖奉含殮非公意也公卒後又值海寇突犯依阻憑險盡有漳泉之地撤晉江橋梁自以為天塹不可飛度學士奮然墨纓誓旅鑿山開道仰請王師椎牛醜酒士馬飽騰造舟為梁一日夜搗其巢穴賊以為自天而降潰敗不可復支盡復兩郡還之朝廷以文學侍從之臣功在封疆人乃知儒者之功用果非虛談無實效也至尊嘉歎壯猷行將倣王文成故事河山帶礪以報殊庸此固所以成封公之志余亦拭目聿觀厥成焉故因傳封公而併及之

陝西延安府靖邊同知陳公墓表

保定陳公諱寔字郁文少穎敏好學善屬文年十九補郡諸生累試輒居甲等崇禎乙亥畧倣鄉試例特行拔貢受知介休閻先生益好學不輒皇清定鼎選知睢州睢自流寇殘破繼以河患城



郭丘墟田土蒿萊公至寄寓民舍布袍蔬食招流  
移勸墾荒詢問疾苦煦煦如家人狀延請文士立  
社課藝暇時輒與飲酒譚詩娓娓忘倦嘗省耕匹  
馬行鄉一吏持印囊老卒前導而已撫按交章推  
薦奉

盲旌廉膺白鍬之錫陞陝西延安府靖邊同知去  
之日睢民攀轅遮留至數日不能行爲立碑父老  
見之至流涕延綏邊地民强悍難治公持已儉約  
如睢時而不畏疆禦署道篆省冤獄中邊禁兵民  
安堵丁母孫太宜人艱扶柩歸里行李蕭然惟圖

書一篋老僕二人跨驢隨行逆旅咸爲嗟歎服闋  
慨然曰昔年捧檄而喜爲親在也今胡爲乎遂不  
起僻巷數椽以授徒爲業薄田僅足餽粥戴笠坐  
柳陰與村叟譚說桑麻不知其爲官人也二三知  
友至與論經義酒後賦詩天真爛熳旁及小詞落  
落有宋人風致不自收拾門人手錄得數百篇配  
某氏子三人繩武繼武紹武能世其學以康熙十  
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有三當公之治睢  
也余應童子試公獎拔冠多士語人曰此生當聯  
第然疎直非善宦者既而曰急流勇退人也余別

公後二年掄南宮授館職年三十以病請休林居二十載與公言若相符今起自田間濫充明史之役然近年懶漫益甚行將乞身不知能終不負公之言否一日文字之知公何以相識之深耶公既葬其子繩武衰經至京請表公墓余既感公之知又繫官於朝不及拊棺一慟爲恨乃不敢辭敘次公之行事不敢用浮詞以負公蓋公治行無愧朱仲卿而睢其桐鄉也家居彷彿柴桑徵君焉後之人過公之墓當憑弔高風低徊不能去也

文學幼兆吳君暨魏孺人合葬墓誌銘

湯子遺書卷七墓表

十一

余初就外傳則聞郡中有了疑吳先生者中州名儒也即欲負笈往從而先生棄世稍長與先生冢君冉渠同研席壬辰同舉南宮賦詩論道相得甚歡平居道其家世數數稱大父幼兆公之賢與大母魏孺人之節輒嗚咽霑襟不能自已幼兆公篤學好古僅以博士弟子終年止二十有六葬大麓岡祖塋之次魏孺人守節三十六年壽六十歲卒會遭變亂權厝故宅不克合祔至康熙七年戊申春冉渠自京口走使持狀請曰先大父去世已七十載大母去世亦三十四載矣中間滄桑變故誠

不自意有今日今卜三月乙丑奉大母柩合窆於  
大父之阡淇又羈勒王事不敢以私情請使子弟  
代襄大事惟是壙中之石不可以無銘銘之莫如  
子宜余生也晚未及親炙公之懿行然讀冉渠所  
自為狀與平日所稱述者甚悉又孺人節行考之  
令甲當膺旌閭之典適際鼎革未有以姓氏聞之  
於上者則紀述以詔來世固余之任也其何敢辭  
公諱與黜幼兆其字先世籍晉之洪洞明永樂間  
始祖諱誠徙睢陽遂家焉五傳至諱孜是為公之  
高祖曾祖諱崑祖諱將仕考諱待價娶袁孺人是

生公公生而穎異七歲讀尚書及長善屬文不假  
繩尺而汪洋演迤有大家之氣督學使者按開封  
拔置祥符縣庠祥符為中州首邑試者常千人公  
屢試輒居高等一時名聲籍甚矣公宅在濯錦池  
上而文昌閣前有別墅東望駝峯南眺襄臺地頗  
幽勝公鍵戶其中圖書充几危坐靜對時時至丙  
夜猶燈火熒熒弗息也經書之外左傳國語老莊  
太史之書皆手錄評次探究源委採擷菁華論者  
以為與鹿門月峯相上下云又精書法鍾王虞褚  
歐顏蘇米諸家墨蹟無遠近必購求臨摩毫髮畢

肖乃已是時公方弱冠蓋將進於古人之域而未已也不幸而病病數年而讀書益自刻苦人皆畏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病竟以是不起魏孺人雍丘名族十五歸於公公之歿也孺人年方二十四贈公方五歲耳公祖父母皆在孺人上奉尊嫜下撫弱子蠶筐紡車以供晨夕舅姑相繼即世經營喪葬戚不廢易伏臘祠蒸手撫贈公泣然淚下贈公入庠文聲日著人且以公之鬱而未施者當發於其子即孺人之志亦庶幾可以少慰矣無何贈公又奄然長逝嗚呼可悲也已弱孫熒熒無依

家業盡落又值寇氛倉皇避難憂悸感疾而卒嗟夫世之學者剽竊補綴浮華無根六經諸史茫然不知其原委而身都通顯富貴赫奕者何可深數也如公篤志古業使學成獲用於世必有大異於今之人者而鬱鬱不得志年未壯而身歿孺人苦節終身死喪患難無不備嘗而哲嗣不得奉柩捲以老有歐陽太夫人之節不饗文忠之報所謂天道不可問矣乃今丹渠登甲科佐名郡文章清節為海內推重四方人士言學者必曰中州吳氏諸孫森森玉立譽聞霞起然後知蓄之厚者發必達

造物固有深意也嗚呼仁者必有後於今益信哉  
公生萬曆三年某月日卒萬曆二十八年某月日  
孺人生萬曆五年某月日卒崇禎八年某月日男  
卽了疑先生諱斯信庠生贈推官娶泰初許公女  
封孺人孫男四洪進士鎮江府同知際隆增廣生  
代訓庠生曾孫七

銘曰積之豐用之嗇德厚流光孫謀燕翼英英象  
賢丕著鴻業虎變龍騰顯榮奕葉峩峩大麓永奠  
冥宅松楸蒼然山青雲白其馴者兔其翔者鶴美  
哉佳城蜿蜒磅礴繇繇千秋哲彥繼作我今銘之  
神其永托

拔貢彥公趙君墓誌銘

趙君諱震元字伯彥一字彥公睢州人嘉靖癸卯  
舉人東阿縣知縣諱誥之曾孫隆慶辛未進士大  
理寺左寺副諱舉廉之孫贈中憲大夫廣東韶州  
府知府諱夢日之子母湯孺人生彥公甫七歲而  
孺人卒彥公少具才藻踔厲風發伯叔兄弟負文  
名者甚衆而彥公尤表表云為諸生不能俛首帖  
括就舉子尺幅好讀左國考工楚騷史漢之書陳  
明卿四部奇賞出獨深嗜之伏卷誦讀不輟為文

初學孫樵劉蛻改而為燕許後稍稍規摹韓柳得其大意不求畢肖晚年間做元結頗峭拔有奇致歐曾文雅非所好余每稱歐陽文忠公文彥公因取閱之嘗不盡卷而罷同時獨心師石齋黃先生無論制義策論碑銘記述多方購求繕寫丹鉛未嘗有遺為詩自出杼軸不拘一格近代所謂北地濟南公安竟陵皆所不問也寇變後遊棗強歸其詩悲壯蕭涼晚年朴老疎宕近陸務觀明崇禎乙亥間拔貢依鄉試例而減其一場彥公文為成實慈公所賞廷試入都與金忠潔公共研席最為相

知兩公後皆以建言為海內所重每亟稱彥公故彥公聲譽滿藝林矣壬午棘闈移蘇門彥公偕其姪陞對往各為百泉賦辭采雄麗登孫登臺醉桃竹園歌罷長嘯聲振林木時人莫測也後屢試輒報罷每遇秋闈策蹇赴汴賞酒良岳繁臺憑弔信陵君侯嬴澆酒杜甫高適廢祠而還不作遇合想庭中怪石數片老樹桃花參差映帶茗椀藥臼意况蕭瑟所謂松青堂也更闌燈炮伸紙滌硯作蠅頭細楷臨文浮一大白落筆若風雨腕不暇停頃刻數千言拍案高叫曰擲地可作金石聲但恐腕

折何雜及易卜多奇中時時寄興六博以抒牢騷  
非真好也見人無少長煦煦親愛不為崖岸遇親  
識尊行恭敬盡禮其弟一為江寧別駕一為農部  
郎出守韶州雖情懷繾綣終不一過其署高風雅  
度殆古隱君子之流歟余自移病歸里同人零落  
惟彥公往來過從譚詩論文相得甚歡今出門漠  
然無所向此余於彥公之歿不禁流涕霑襟也君  
生於萬曆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卒於康熙九  
年八月三十日得年七十有三配李氏繼徐氏先  
卒於康熙壬子十一月二十六日卜葬於睢城北  
澗岡之新阡子爾轍爾軾俱先卒孫居易居廣曾  
孫大升二升

銘曰譬如木焉或為匠石所斲而為棟梁或輪囷  
離奇而老泉石之歿不可謂棟梁之巍如而歎泉  
石蕭涼也嗚呼如君之才而止於斯睢水之原松  
檜蒼蒼後有好奇者過之當駐馬而徬徨

江南鎮江府海防同知冉渠吳公墓誌銘

公姓吳氏諱淇字伯其別號冉渠先世山西洪洞  
人明初遷睢州居大麓崗高祖將仕曾祖待價祖  
與點以文學名余嘗誌其墓所謂幼兆先生者也

父斯信博學工詞賦以公仕贈文林郎廣西潯州府推官母許氏封太孺人公賦資穎異好為深湛雄偉之思十五習詩賦清辭麗句往往驚其長老為制舉義不拘尺幅落落有奇氣贈公卒家業中落事太孺人備盡色養撫三弱弟讀書有成孝友為人所難補寧陵庠諸生屢試高等嗜讀書日記萬言喜怒窘窮患難流離未嘗釋卷至盜賊縱橫匿荒蓬斷垣中生死倏忽猶暗誦不休秦漢金石遺編海外重譯之書讀之欣然自得若平常淺易之辭不屑意也亂後家鮮藏書聞芻郡舊家有異

書數百里徒步往求之累日夜抄寫盡誦乃已持論俱有根據未嘗特創一說讀書既多時出其新奇者資譚柄時人見其空曠奇肆詫為語怪或操論闢之公不與較也順治乙酉登鄉薦壬辰中會試不就廷對里居六載益肆力於學天文曆法律呂音韻易占勾股算術及西洋奇器之學無不精誦戊戌入都問曆法於欽天監考樂器於太常寺竊思幾廢寢食一切應酬俱廢成進士甲次例得京職會改新制授推官得廣西潯州時粵地初定多封疆大案公聽之為求生路不得則坐卧不安



嘗舉歐陽崇公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之言自警一日斷事畢一囚出而泣曰公仁人也而不能活我誰復活我者巡撫行部務嚴刻博風力公力爭之曰宦粵者皆中土人攜妻子蹈萬里煙瘴地謀升斗祿一掛吏議遂終流落竊願明公愛惜士人若有大奸惡某亦安敢隱哉巡撫感公真誠歎為長者察淖屬果無可糾者以此益信公民朴事簡無學士大夫遊處惟讀書以自適往來省會山行水宿蠻煙瘴雨誦讀之聲達丙夜家園萬里宦况冷絕幽憤無聊一寓之於詩自粵西

陞同知鎮江軍府初立事務殷繁公職海防應一切為之綜理時方視為利藪公恣推讓同官故廳事寂然雅重學校賓禮寒素市書萬卷與文士校讎討論夜則挑燈對讀遇得意高叫長歌胥吏皆驚起至於簿書寓目而已署丹陽衝邑驛費浩繁歲額不敷公不欲累民然亦坐是供應多踈鐫二級歸公念太孺人春秋高諸子姪皆善屬文構書屋數楹寢處其中口講手批至夜分以為常與二三舊友結社賦詩出則乘柴車或徒步仕進之念泊如也工填詞晚年聲律益細伶工奏伎點拍失

度即笑語喧闐中輒指其誤更深於道家言自謂  
龍虎經叅同契諸書塵埋千年無人識其要領一  
旦為之洗滌筋髓丹學秘訣悉傳人間海內好道  
之士當有知其所以然者古詩以昭明文選為宗  
近體初專師少陵後適究四唐含咀茹華歸詣自  
然論詩上下今古升降正變可出鍾磬上其辨議  
精詳筆鋒清雄識者以為彷彿鄭夾漈云偶爾撰  
述信筆抒寫連篇累幅至其精神凝注稿必數易  
常有一字未妥一韻未安收視反聽審諦推敲必  
得當而後止人知公之博綜而不知其謹慎如是

獨不喜為酬應之文如序記碑銘之類為人所強  
偶一為之非其好也一日過余深談余謂以君異  
敏若專功學易必能發前聖之蘊公遂盡發所藏  
諸家易說約與余定期會講無何而公逝矣嗚呼  
惜哉公生平篤於友誼急人之難初登第時有友  
被誣幾罹重典公為之遍謁當事傾身營救事卒  
得白近酒杯酒談笑不啻骨肉一旦失路反眼若  
不相識更為之下石者比比也若公者真古人哉  
余求友於天下往往號宿學負盛名者叩其所得  
輒不及公萬一而公官不過郡佐未嘗一登著作

之庭雖其言可以藏名山信後世矣而其志尚若  
有進而未已者此余之所以咨嗟悼惜長慟而不  
能自止也今其子請誌壙石不一語粉飾亦所以  
報吾友而存其篤信之志云所著兩蕉齋詩集選  
詩定論唐詩定論律呂正論參同契正論陰符經  
正論龍虎上經指月入藥鏡圖說睢乘資睢陽人  
物誌兩蕉齋雜錄道言雜錄共若干卷公生於明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三十日卒於康熙十四年二  
月二十五日得年六十一配沈氏封孺人子二學  
顯廩生宗頤國子監監生沈宜人出孫元復宗頤

出以康熙十四年月日葬大麓崗先塋之次

銘曰羽陵宛委摛秘笈續遺補亡人莫識結繩掌  
故義皇畫地負海涵驚奇特鏗鉤震曜貫冥贖揚  
風乾雅追三百胡不賡颺丹陛側百年禮樂會生  
色功名遺愛在南極灘江之水何湜湜北固山頭  
一片石至今父老淚霑臆鄴架縹緗存手澤有子  
文章壓元白奕葉繩繩傳休德舊史銘辭在幽宅

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誌銘

康熙十有四年乙卯四月二十一日前萬曆庚子  
舉人徵君孫先生卒於輝縣夏峯之居第一時監

司郡縣之大夫與方數百里鄉大夫士哭弔屬路不絕城內外市者罷業耕者廢耒里老嗟歎子弟輟誦絃聲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其冬十月十六日葬夏峯之東原距生萬曆甲申十二月十二日享年九十有二矣道學之傳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後莫盛於明之河東姚江先生幼當梁溪吉水講學都門之日與鹿忠節公一室默對以聖賢相期許忠節既沒獨肩斯道者四十載年愈高德愈邵真積力久篤實光輝四方學者不謀而合曰夏峯今之河東姚江也兩朝徵聘十一次纁帛

貢於巖谷守令敦趨就道者數矣先生高卧不起故天下稱爲徵君云先生諱奇逢字啟泰號鍾元保定之容城人高祖端曾祖廷寶皆有隱德祖臣嘉靖辛酉鄉薦任河東鹽運司運判以清慎稱父丕振庠員授儒官孝友著聞母陳孺人兄弟四人兩兄奇儒奇遇俱庠員弟奇彥以貢士任武城知縣先生少時慷慨有大志十四歲謁揚尚寶補庭補庭問設在圍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之何先生應聲對曰效死勿去補庭曰此足卜子生平矣補庭者忠愍公子也十七舉於鄉私居不蓄

一錢兩居父母憂治喪一準古禮偕兄弟結廬墓側飲食必祭風雨霜雪哀音動人嘗語人曰少年妄意功名自雙親見背哀慟窮苦中證取本來面目覺向來氣質之偏蓋學問實得力於此云居京師見曹貞子公舉仁體以告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時桐城左忠毅嘉善魏忠節長洲周忠介以氣節相高見先生皆傾蓋定交高陽孫文正公督師關門鹿忠節為監軍約先生同遊塞上徧覽山海形勝指畫如掌孫公留共襄軍事急辭歸語茅元儀曰將相不合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公信不

愧吉甫如時不可何天放末年逆閹竊柄左魏周三君子相繼逮繫過白溝緹騎森布先生與門人張果中拮据調護供其橐餽且告之曰雷霆雨露總是君恩諸公主張宜蚤定其子弟僕從嚴衛嚴緝莫敢舍者先生與鹿太公為之寄頓左嘗督學三輔又屯田有惠政時誣坐熊經畧賊拷掠備至先生與鹿太公謀設匭建表於門曰願輸金救左督學者聽於是鄉人投匭者雲集左既拷死則又按籍俵散去京師不二百里舉旛擊鼓不畏閹知閹亦竟不知也當事急時遣弟奇彥同鹿公子馳

關門上書高陽公求援公即上疏以邊事請陛見  
面奏機宜都門喧傳公與晉陽之甲闔夜遶御牀  
而泣公抵通州亟降旨勒令公回而諸君子不可  
救矣蓋正人爲國家元氣非但急友難也事之不  
成則天也而世徒以節俠視之過矣客氏弟光先  
以時焰牢籠士大夫介所知送名馬以家貧不能  
具摧林辭致摧林之需以病軀不能乘辭待小人  
不惡而嚴類如此崇禎戊辰督學御史李公蕃舉  
孝行奉旨建坊旌表給二丁侍養丙子容城被圍  
土垣將圯窮七晝夜爲攻具先生指示方畧士民

協力捍禦城賴以全事定巡撫都御史恤刑部郎  
文章聞於朝特詔褒嘉兵部尚書范公景文聘贊  
畫軍務固辭不就時寇氛漸逼都城移家入五峯  
山結茅山中親識從者數百家脩武備嚴教條所  
以整齊約束之法甚具更日與其徒講學習禮賦  
詩倡和絃歌之聲相聞當兵戈搶攘時雍容禮樂  
盜賊睥睨不敢犯嗚呼先生之不用於時豈先生  
無意於世蓋亦知天意之不可回也 國朝順治  
初祭酒特舉長成均以許文正相擬中外大臣推  
轂日至先生絕意仕進移家共城關兼山堂讀易

其中率子孫耕稼自給簞瓢屢空怡然自適遠邇  
負笈求學者甚衆有大僚歸老於家北面稱弟子  
者有千里遣其子從遊者公卿持使節過衛源不  
入公署屏騶從以一見先生為快先生涵養益邃  
自強不息每晨起謁先祠畢退居一室澄心端坐  
即疾病未嘗有惰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各得其道  
與後學答問隨人淺深疊疊窮晝夜不倦子孫甥  
姪數十人揖讓進退皆有成法閨門內外肅肅穆  
穆寂若無聲而諸事具有條理姻族故舊恩意篤  
厚為之經理婚嫁喪葬惟力是視聞節孝事必為  
之表揚先賢祠祀廢墜者必倡衆為之脩理見人  
家庭乖違與父言慈與子言孝緩譬曲喻必歸於  
道而後已故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化即兒童  
牧豎亦知歡喜尊敬至於事變之來衆人震撼不  
知所底者處之裕如未嘗幾微動於中也其學以  
慎獨為宗以體認天理為要以日用倫常為實際  
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工夫較七  
十而密九十歲工夫較八十而密此念無時敢懈  
此心庶幾少明又曰生平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  
之地不敢自欺識得天理二字是千聖真脈非言

語文字可以承當故言心即在事上見言已即在人上見言高遠在卑邇上見言上達在下學上見戰兢惕勵不敢將就冒認惟是慎獨而已所著有理學宗傳四書近指讀易大旨書經近指聖學錄兩大案錄甲申大難錄歲寒居文集答問日譜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孝友堂家乘四禮酌乙丙紀事孫文正公年譜共若干卷嘗歎世之學者不務心得株守藩籬物我未化先生真見道之大原無建安無青田惟以庸德庸言直證天命原初之體可謂于聖同堂造化與遊者矣程子曰世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自先生講道山中公卿大臣四方學士聞風而起皆知聖賢之可為異端邪說不足以亂孔聖之真其有功於斯世斯人大矣若其自得之深精微之蘊非學問有得於心者烏能測其所以然乎斌何敢謂知足以知之然奉教有年竊觀其語默動靜元氣渾淪全體大用光明洞徹其斯為凝道之君子何疑歟哲人云萎斯世何宗故不禁涕泗無從也元配槐孺人繼配楊孺人皆有閭德丙辰先生下第槐孺人慰之曰下第何妨即終身不第我未見布



衣可輕富貴可喜此豈婦人女子所及當先生釀  
金救左魏時楊孺人出嫁時衣奩佐之撫前子同  
已出事槐孺人母如已母奉養終身皆人所難者  
子六立雅恩貢奏雅生員望雅增廣生槐孺人出  
博雅韻雅尚雅增廣生楊孺人出女二孫十二瀾  
增廣生潛生員溥生員溶生員淦舉人淳生員漢  
浩沐浴湛源孫女八曾孫十三用柔用霖用梓用  
柟用桓用模用楷用樞用楨用榦用樟用柱用棟  
曾孫女五四世孫一燭娶聘皆名族槐孺人原葬  
容城先塋今以衣冠祔楊孺人原葬夏峯東阡今  
移祔

湯子遺書卷七墓誌

三

銘曰至道浩浩待人而行貞元會合大儒挺生定  
交江村志紹濂洛奧旨微言開關啟鑰窮理盡性  
本於孝弟表裏洞然天空月霽雲卧蘇門韜光斂  
耀安樂窩叟千載同調峩峩夏峯萬仞其高攀援  
莫逮仰止為勞松楸鬱鬱幽宮在茲我銘不磨永  
式來思

前兵部尚書湛虛張公墓誌銘

皇清順治十有三年四月初三日前明兵部尚書  
磁州張公卒於家是年八月葬於槐樹村之阡少

保劉公誌其墓矣至康熙十八年其子貢士冲等  
改葬於南城村先塋之次遵治命也公之孫翰林  
編脩榕端持其父故庶常君潛所作狀及冲敘改  
葬事始末來請銘余與庶常君同舉進士嘗以年  
家子謁公里第接其狀貌偉然巨公長者也庶常  
君刻公遺集四十卷成遣使渡河授余校正且屬  
為序余末學弁陋逡巡不敢操筆者十年矣反復  
熟讀自謂知公生平大畧乃不敢辭公諱鏡心字  
孝仲號湛虛晚號晦臣先世襄垣人後遷磁考諱  
仁聲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妣許氏封淑人公

天啟二年進士知蕭縣調定遠再調泰興以治行  
高等擢禮科給事中掌大計進太常寺少卿遷大  
理調南光祿寺卿擢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召入為兵部左侍郎以薊  
遼總督張福臻未至命公代之加兵部尚書俄福  
臻至公議別用旋丁母憂弘光立詹事漳浦黃公  
薦公老臣宜大用時馬士英阮大鍼用事黃公不  
能安其位公因避去 國朝定鼎大臣推薦章數  
上以丁父憂固謝守制遂終不起公負經世大畧  
其令泰興也歲饑代民完漕糧四千石全活數千

家為給事當莊烈愍皇帝時內外交訌軍國積弊  
臣下錮習不可究詰而天子求治過急政尚操切  
僉人窺伺意旨附會以作威福而正人旅進旅退  
不能盡其謀國之忠公首陳七要繼陳十二事大  
約請上靜正自治推誠馭下尤當愛惜人才勿以  
一眚輒棄更欲臣下破除偏黨公忠廉直佐成蕩  
平之治慎刑罰抑躁競嚴保舉以課成効行蠲恤  
以收人心練兵核餉委任樞輔侃侃萬言皆切中  
時宜當國者撫卷歎息至擬之魏徵十漸也畿甸  
失事上震怒不測公語政府曰主上嚴則宜佐之

以寬臣下玩則宜防之以禮邊境不戒過在將領  
文法交詆大獄繁興至使八座一空衣冠囚首猶  
得謂國有人乎政府雖不能用時論避之會大風  
雨電上書言春秋僖公二十九年雨電傳言為公  
子遂昭公四年雨電傳言為季氏今日必有大臣  
擅權以干天怒者嚴旨詰責而公遂劾總制劉策  
巡撫王從義大帥侯世祿逗遛縱兵狀更論吏部  
尚書王永光推薦高捷史堃為背公夤緣指斥尤  
切未嘗以利害禍福自紉也掌大計時閣臣溫體  
仁有所屬意公陽為不喻曰我不能為執政報私

然以此忤閣臣意賴公素持正為上所信不能間也禮部議舉謚典訪冊至七百人公上言謚法寧嚴勿濫因列陶安方孝孺鐵鉉李已等數人上嘉納又請出御史吳阿衡於獄舉范景文知未幾范公以閣臣殉國而吳公亦以薊遼死事世益稱公為知人其總督兩廣也濱海數郡為島裔窺伺蠻戶豪姓與之交通公既嚴奸宄之禁設柘林黑石虎門之防發材官受賂之罪誅連州妖賊及思明部民之戕土官者規畫畧定無何楚寇圍韶兩粵騷然公遣將却之寇據郴州之間高獠紫獠二源其窟穴也自嘉靖以來梗化且百年公以為非大創不可奏請合沅贛兩撫會勦上以賊實在楚客兵功當倍論公聞命誓師購徭獠遠偵探嚴壁壘蒐討軍實久之沅贛兵始集公命粵兵披堅深入斬馘千計下令乘勝直搗二源諸將難之公曰諸君不見漁獵者乎池魚穿獸一舉可盡也楚寇即粵寇何疆域之足云分兵一自連州入一自藍山入扼其咽喉主簿洞最稱險峻叱令捲甲疾趨一戰而得之憑高俯擊高獠遂破復依山縱火分翼夾攻紫源亦定是役也破峒源三十有六俘斬

三千釋其脅從流亡來歸雖號為三省犄角而先登奪隘粵功實最時武陵筦樞曲庇楚撫公僅賜級賚金幣而已科道交章言功高賞薄使客兵倍論之旨不信公曰我知平賊耳他何敢問安南黎莫構兵公上言帝王詳內畧外當慎守關隘兩存而弱之廣西巡撫林贄請存莫圖黎已有言報可公謂制外之道宜彰大信黎入貢而絕之非所以懷遠人也因輟駁交紀二十二卷以進天子以為然勅公便宜從事卒如公言而定至於平盤古十八峒之寇與崖州英乳建署設防立學置師使黎人子弟皆通孝經從來所未有也公為政博大而精詳在粵五年恩威並用智勇兼施凡所以為地方經久計者無不盡其力後之人守其成畫不敢變也而張弛緩急之宜卒莫及焉公平生篤於友誼漳浦黃公建言予杖下詔獄知交不敢通問公獨以三百金遺其子供獄中晨夕黃公寄詩謝有二患難勞相恤妻孥感至誠誰期今世界更作古人情甲申以後殉國諸臣多生平故交感舊懷忠作前後九哀詩弔之辭旨激烈論者謂與謝翱楚歌相上下也晚年閉戶註易究極性命之旨與孫

鍾元先生往復商確逍遙泉石自稱雲隱居士元  
老名臣遭遇鼎革完節令終嶮然不滓可謂難也  
已公生萬曆十八年正月十九日距卒享年六十  
有七元配秦氏累贈淑人機杼佐讀恭儉有禮公  
未第時卒年三十有一繼配李氏累封淑人隨任  
兩廣不市一珠公之清德相成爲多先公一年卒  
年五十有五子六沅官生溯歲貢生秦淑人出潛  
壬辰進士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贈文林郎翰林  
院編脩衍廩生冲副榜貢生李淑人出澗貢監生  
側室汪氏出女一適貢監生李韜李淑人出孫男  
十三槐韓廩生沅子楓益榆漢溯子榕端丙辰進  
士翰林院編脩柳璟橋恒庠生潛子楠蘧衍子  
樽崑樾康冲子袖雲澗子餘尚幼曾孫丙謙庠生  
四世孫一賜講

銘曰行山鬱峙漳水廻瀾篤生偉人國之屏翰侃  
侃遺直梧掖垂紳風標嶽立威鳳祥麟臨軒授鉞  
百粵蠻方甲兵胸貯嶺霧開張薄伐楚寇鉦鼓鑿  
鑿緩帶輕裘克奏膚功日南波靜蠻戶春耕何不  
中原滅彼攬槍蹇蹇勞臣鬢髮如雪入佐中樞朱  
弓玉節晚年高卧夢寐羲皇象賢接武奎壁煌煌

巋哉高原松楸蒼蒼銘石不泐奕葉其昌

砥園施先生墓誌銘

余同年多施君閏章字尚白文章行誼高天下然少孤叔父砥園先生養且教之尚白歷官中外所至著聲績嘗語人曰此叔父之訓也以此海內士大夫無不知砥園先生之賢余昔家居時尚白自京師南歸枉道視余余欲少留為一日歡不可得曰夜夢叔父為之心動歸家十年不復出戊午應召入都與余數相過從語次輒忽忽不樂曰余叔父年七十餘矣疾病侵尋常慮一旦不得奉終事也輒泣然淚下無何訃至尚白方奉脩史之命不得歸號泣不能自止既乃畧次行事隨書隨泣以至於病扶掖至余寓再拜請余銘其幽宮之石尚白交遊中操文章之柄者指不勝屈而獨以見屬余何敢辭乃為序而銘之按狀公諱譽字次仲砥園其號也世籍宣城曾祖諱志和祖諱尹政並有隱德考諱弘猷以理學著世所稱中明先生者也中明先生二子長贈朝議大夫諱某次即先生贈公學行純備兄弟友愛最篤贈公歿先生喪祭盡禮事母吳太孺人以孝聞性亢爽多智畧為

文敏瞻下筆滔滔數千言用七藝受知督學御史  
補郡諸生每試輒甲等而數困於秋闈崇禎庚午  
已中殼矣坐一語見擯時論惜之好爲詩不尚雕  
飾而嶸崎歷落風格在孟東野張文昌之間都御  
史念臺劉公爲序之且曰次仲言有本而行有式  
非以詩炫者也而詩固已不朽矣其見稱於先達  
如此中明先生當明神宗時與焦文端鄒忠介諸  
公講學東南其時龍溪盱江之學方盛學者率以  
超悟爲宗乃獨憂其流弊立說主躬行不爲過高  
虛無之論至其真誠惻怛視萬物爲一體則與盱

江有相默契者郡有同仁館雲山書院皆其講學  
處也先生於兵亂後脩復舊規偕諸生習禮其中  
時時稱引先訓曰先君子以躬爲教吾不能及萬  
一然願與同人勉之與人交洞見底裏聞人一善  
喜若已出至其所不可正色譙讓雖豪右貴人無  
所鯁避歲饑節粟以贍族人率舉家啜粥十旬無  
倦邑助婚喪置榷瘞殮葬亡友之無後者與人通  
有無不責償固其天性近厚或亦本中明先生之  
教而力行之者與尚白初登第時有於祖墳後開  
穴欲壞其龍脈者鄉黨皆爲不平先生曰渠自喪



心耳吾家世有陰德寧盡賴風水耶竟置不問海寇陷京口入寧國鄉里亡籍子欲因以爲利聲言施提學叔厚積可令出餉禍幾不測蓋是時尚白督山東學政云會賊敗去其人惴惴懼報復先生曰此輩足相校耶終無一言此二事宣城人人能道之以爲尤人所難也尚白幼羸疾先生嘗手抱之鹽背以就醫行十餘里涕淚霑衣在官時慮其善病好苦吟嘗望其來歸爲構待歸之閣作倚門之詩尚白每言及此淚涔涔不能止也所著詩二卷尚白刻之京師公生明萬曆壬寅五月二十六

日卒於

湯子遺書卷七

墓誌

七

皇清康熙己未正月四日享年七十有八配馮氏子三閨嚴郡庠生馮氏出閨阮邑庠生側室陳氏出閨毓側室韓氏出以某年月日葬於雙溪之阡銘曰宛水如虹山如帶風土清淳濬發大世有哲人德未艾紹先起後惟君在惠及閭黨存遺愛講堂復起儒行賴猶子文章擅昭代白虎譚經家學邁有崇者丘雙流會松柏九九過者拜越惟奕葉長無害

翰林院侍讀愚山施公墓誌銘

康熙二十二年閏六月十三日翰林院侍讀施公  
卒於京師之寓舍公知名海內者垂四十年天下  
之士或推其文章或高其行誼或稱其治術而余  
少同舉進士晚年同事史館相知尤深公病余往  
視之握手熟視曰平生知我之深無如子立言能  
信於世亦無如子因歛歛不能語既卒葬且有日  
其子彥恪遵遺命來請銘其墓宮之石余何敢辭  
乃垂涕序而銘之公諱閏章字尚白號愚山江南  
宣城人大父弘猷明萬曆間遊鄒忠介焦石城兩  
先生之門為東南人士所宗父登以公貴贈奉政

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叔父譽余嘗誌其墓所謂  
砥園先生者也兄弟孝友內外雍穆江南言家法  
者推施氏公少賦異資習聞家學從沈徵君壽民  
遊弱冠工制舉業兼治詩賦古文辭先達多稱之  
順治丙戌舉於鄉己丑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

天子大婚禮成 詔赦天下公奉使廣西因得徧  
遊粵西諸山水著粵江賦以見志既歸丁祖母艱  
服除補員外郎引經斷獄期於明允有疑獄反覆  
推求常至夜分曰如是則生者死者可兩無憾也  
諸卿大夫素以公嫻文辭或不習吏事至是籍籍

言公可大用矣當是時

世祖方興起文學選尚書郎資望深者 御試高等  
乃得補授提學使者公名居第一擢提調山東學  
政按察司僉事公既負文名久士子爭自磨礪冀  
得一當公意而公教士以通經學古為先論文崇  
雅黜浮風氣為之一變其應 御試也大學士安  
丘劉公實薦之後屬其同年孤子竟以文不入格  
被黜落劉公語山東巡撫曰學臣不受請託獨施  
君耳公之能舉其職與劉公之能相與有成也時  
人以為兩難秩滿遷江西布政司叅議分守湖西  
道時軍餉嚴迫屬邑多逋賦追呼急輒相聚為盜  
公作勸民急公歌召父老垂涕而諭之父老見公  
長者相率輸租恐後古水有巨室依險自保邑令  
乘間執之以叛聞公察其偽諭令輸租以遣之因  
遍歷崇山廣谷間作彈子嶺大阮歎竹源阮諸篇  
以告諸長吏讀者為流涕曰施使君今之元道州  
也暇日脩景賢白鷺洲兩書院集多士講學其中  
或屏車騎往來金牛石蓮諸洞宴遊賦詩者舊逸  
民亦樂就之昔羅旰江嘗為寧國守以和易得民  
公大父嘗服膺其教公之為政亦畧相彷彿而時

事之難易有大不同者無何以裁併監司歸里而叔父砥園先生年七十老矣公依依左右有終焉之志又十年 詔舉博學鴻詞之士三相國薦其才

召試授翰林院侍講纂脩明史公素以文學飭吏治至是始得當著作之任益是發舒考核同異辨析疑譌是非可否無所回互而朝士大夫習其姓名求碑版詩歌者趾錯於戶四方名士負笈問業無虛日公一一應之不少倦平日口期期若不能言及談忠孝奇節輒抵掌奮發慷慨流涕不能自已遇羈人才士失志無聊多方為之延譽死喪困厄賑卹不遺餘力天下士以是益歸其門入則盡力編摩出則應酬賓客又砥園先生已卒格於例不能請假居恒忽忽不樂而精力亦稍憊矣

天子知其學行將用為日講官司記注矣惜其老也而止辛酉典試中州稱得人又二年進侍讀充太宗聖訓纂脩官益恪恭不敢懈吾見其貌加衰而不自休息私憂之無何病遂卒嗟乎以公之才使專精史事久於其職一代君臣事迹庶有倫敘乃事未竣而遽歿不但平生交遊之情為可慟而

國家失此良史才為可惜也悲夫公所著書學餘集八十卷年譜四卷詩話雜著二卷歿後友人檢討高君詠為編輯藏於家公生明萬曆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距卒得年六十有六於某年月日葬於宣城某地之原配梅氏繼李氏贈封並宜人副室蔣氏徐氏子二彥淳恩貢生彥恪郡庠生孫男女俱三婚娶皆名族

銘曰儉以處身惠以行仁志希先民夔乎絕倫養其和平發為菁英金石喞喞大放厥聲敬亭如蓋宛溪如帶九丸松檜勿翦勿拜維茲幽堂哲人之

藏青烏告祥奕葉其昌

湯子遺書卷七墓誌

聖

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王公墓誌

銘

太常王君子厚以省覲南歸道病卒於臨清之舟次訃至京師士大夫咸歎息泣下子厚在詞館後余者十五年余再起入都相與為忘年友嘗觀其氣槩嶽嶽不苟隨時趨心竊儀之官諫垣十四載前後章數十上皆關國家大計使一旦秉鈞軸盡摭其生平所蘊必大有建豎而今竟已矣雖其所表見已自章章於世而不能盡其才使朝廷

收得人之效是可歎也冢嗣延禧卜葬且有日乃  
奉其王父封公書來京師以隧石誌銘為請余不  
敢辭据狀子厚諱曰溫一字綠野其先山西洪洞  
人也明初遷尉氏之古三亭岡遂占籍尉氏傳十  
餘世皆有隱德至芝童公萬曆庚子魁於鄉漢中  
推官遷同知青州府生子二長鳴玉次鳴球即封  
公也封公中順治庚子鄉試第一甲辰中會試有  
子六人子厚其長也子厚少負軼才年十一補博  
士弟子有神童之目癸卯舉於鄉丁未會試中式  
時年甫二十三初封公甲辰未與殿試至是父子

同對策大廷人以為榮封公考授中書需次里居  
而子厚選弘文院庶吉士慨然有志於經世之學  
己酉授兵科給事中遇事侃侃無所阿附時有  
言甄別督撫而不及提鎮疏言提鎮為封疆大帥  
權無異於督撫今有歷任七八年或十餘年者果  
人人稱職乎請一體甄別以肅軍紀是時拜官甫  
數日時論躓之 詔赦軍犯而地方官往往淹滯  
不遽釋上言朝廷布宥罪之恩而奉行者率至五  
六年之久脫其中有客死異鄉者如曠典何又言  
詔欵內逃人窩主干連人犯俱准赦免而直省地

方距京師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有赦前起解而赦後猶械繫道路者天時酷暑銀鐺烈日之下保無暈死道上者乎臣以為與其器之於解到之後曷若宥之於未解之前請勅部飛檄各督撫立釋歸農使蒙赦者蚤慶更生幸甚皆奉

俞旨自是或密奏或公陳多見採納蓋其意感

朝廷知遇思奮發以圖報稱孜孜以清吏治重人才分別激勸綜核名實雅不欲以倖直僨事而忠愛惓惓尤有人所難者間嘗有所搏擊不避大僚側目者衆而卒安然無幾微震撼之虞者仰賴

皇上至聖大仁優容諫官故讀其奏疏不獨可以見其志亦足彰

主聖臣直之治象也一日

上召集臺垣策問進勦機宜轉輸方畧子厚數對稱 旨奉有條奏詳明克稱言職之 諭蓋見知

於 上者深矣數年之間經筵侍班掌印戶垣筦登聞鼓者再晉鴻臚光祿寺少卿轉通政右叅議尋轉左以至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駁駁大用矣壬戌五月

上念河工關運道民生簡公廉大臣往勘會大司

寇魏公以年老辭則命偕少司寇宋公往瀕行  
陛見者三單騎馳往西至蕭碣北至唐宋山東至  
海口南至淮揚周迴長隄三千餘里尺計寸較繪  
圖入告蓋其勤慎如此甲子冬遇 覃恩誥封父  
如其官母某氏為恭人

上將東巡遣大臣祭告嶽瀆而子厚分詣東鎮東  
海將事惟虔事竣念封公家居日久便道歸省子  
厚性純孝晨昏定省無間封公促之入都居常忽  
忽不樂丙寅復請假歸初陸行至松林店而病乃  
買舟張家灣走天津轉劇至臨清遂不起矣生平

湯子遺書卷七

墓誌

某

友愛最篤遇親戚故舊咸有恩禮課子諄諄誠以  
守清白勿驕溢以墮家聲其他懿行類如此甚衆  
不暇著著其大者生於順治二年乙酉閏六月十  
七日卒於康熙二十五年丙寅閏四月十七日享  
年四十有二配蘇氏封恭人邑庠生光訓女子五  
延禧拔貢生延祐候選州同延祉延祺廩膳生員  
延祚附學生員女一康熙二十六年某月日葬於  
某原

銘曰嗚呼王君邦之傑措柱言路羞蹶躓位躋奉  
常神人悅藏骨於斯山截嶧後億千年視斯碣



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余君墓誌銘

浙有隱君子余君爾章以仲子翰林院庶吉士泰來遇 覃恩得封如其官今仲子拜監察御史而君以老疾卒於家訃至御史擗踊長號勺水不入口者三日京師士大夫聞之走相弔越七日御史徒跣至予邸舍長跪號曰不孝泰來孤矣方不孝需次里門依依膝下更寒暑先君子趣裝就道誠以服官圖報稱不孝奉命行先君子方健飯亡恙也抵京除目且下聞先君子病則擬請急歸省無何而凶問奄至矣痛哉今不孝奔喪將卜葬惟是

幽宮之石敢微惠於大君子而賜之銘不孝死且不朽予愴然歔歔久之蓋人子之善譬諸醴泉芝草其來有自觀御史平日行已與今居喪盡禮如此即君之生平可知矣故不敢以不文辭據狀余氏為宋丞相忠肅公端禮之後其居東浦村自提舉良齋公始良齋生某某生某某生立政代有隱德立政字華南君之父也君諱維字爾章事父以孝聞少時讀書有大志治毛詩有聲里中所著詩古文暨注解毛詩里人傳誦之然數奇會厥考下世遂絕意仕進而喪葬祭祀悉稟朱文公家禮盡

誠備物皆可為鄉里法事母趙孺人先意承志得其歡更置產以贍舅氏念祖若考單傳再世遇再從兄弟殊厚也東浦余故著姓而產業薄厚嘗不齊其貧而租賦殿者櫬久淹者婚嫁具乏者咸仰給君所往往霑足焉而自處常節縮甘菲薄飯糲茹蔬布衣芒屨有委巷中人所難者會歲荒則傾困粟設糜粥於路以哺飢人又嘗憐寡人子久負不能償輒為焚其券諸凡橋道脩築率捐貲為里人倡里人以是稱余君長者即暴客克人過門搖手戒勿入而豪少年忿爭詬譁望見閭閻輒媿悔去當是時論者比之陳太丘王彥方焉君蚤歲舉子忝徵督課良苦曰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家世啣吾鉛槧兒其為菑畬乎忝徵貢入成均久未第而晚年見仲子鵲起弱冠舉於鄉以禮闈第三人成進士讀書中秘當是時北望京華意陶陶自適也然慮仲子年方少數遺書訓誡維謹聞仲子欲省覲輒舉柳宗元思報國恩惟有文章語馳止之比仲子聽除臺諫里居也不以晨昏色養為喜而時時稱漢汲黯唐陸贄立朝大節以勉其樹立於當世噫績學砥行厚積而薄發要以忠孝仁讓之澤

保艾爾後其亦可謂賢也已東浦余氏既單傳兩世至君乃有賢子二人孫曾男女螿螿繩繩且數十人未有艾易曰積善餘慶有以也夫君生於明萬曆己酉十二月十四日卒於

皇清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九月初六日享年七十有八配丁氏封孺人子男某以某年月日葬於山陰縣麥塢山之原

銘曰山蒼蒼兮厚以蠱也水泱泱兮清以曲也沒藏於斯兮生所卜也宜爾子孫兮荷天祿也億萬斯年眠厥辭兮尚知生平之行篤也

湯子遺書卷上 墓誌

七

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先考府君行

實

先府君諱祖契字孝先號命式先世為涑州來安縣人明初祖諱寬從高皇帝起兵授總旗陞昭信校尉廣東神電衛百戶子諱銘調中都留守司金川門百戶再傳至諱庠正統九年以北征功陞睢陽衛前所千戶遂家焉庠生諱英署衛事才畧甚著英生諱卿平巨寇王堂築黃河隄百里備禦宣府定亂汝南所至輒建奇功陞指揮僉事世襲驃騎將軍中都正留守於先君為高祖是生岷州守

備公諱易居官焯有聲烈岷州公二子長諱希韓  
肅州叅將仲諱希范以選貢任山西趙城縣丞趙  
城公生我先大父諱敏為庠員性寬厚口不言人  
過嘗之荆楚適其地大侵捐貲施粥全活數千人  
而內外親黨賴以舉火者固甚衆也初娶徐孺人  
繼譚孺人兩劉孺人最後繼許孺人生府君兄弟  
四人府君其三也府君自幼穎異習毛詩精通大  
義傳註之外時時有所論說咸出人意表先大父  
撫之喜曰大吾宗者此子也弱冠為文峭健有奇  
氣應試為督學昭度潘公鑒拔補開封學諸生時

先大父年七十餘嘗卧病府君不脫衣冠侍湯藥  
傾資延醫籲天請代不交睫者四十餘日及先大  
父捐館舍哀毀骨立附身附棺靡不誠信鄉黨翕  
然稱之窀穸甫竟內難外侮一時並至有豪紳挾  
勢橫噬州中城居之第宅負郭之田園一旦盡為  
奪去府君曰此先人之業不可不直其冤走愬上  
臺侃侃不屈興化吳相國巡按河南與渠同年友  
也意不能無偏重府君平立晚之曰明公奉天子  
命代符中原寧為同年來耶吳公奇其言降階謝  
之司李萬公元吉聞之亟稱曰國士國士勸府君

曰彼勢方張當潛身避害勿蹈危機彼勢可立待也自是厚自韜藏凡出必卜而後行然家業蕭條內外拮据遂不得專事舉子業矣念家世為閩閩舊族恐貽弓冶羞為不孝斌延師督課手抄左國公穀史漢八家文數百篇及易通正蒙諸書分其句讀正其韻解授不孝斌午夜燈火熒熒不熟不休會憶雨中一日寫漢文二十篇腕為之痛時不孝斌方十一歲此二十篇者每讀之未嘗不流涕也同郡有獲嘉王先生者學行為士林宗府君延之家塾大集里中子弟講孝經小學府君執禮甚

謹不孝斌亦循循不敢自外法度王先生曰湯氏世有令德今命式好賢重禮其終必顯時府君即貧困而濟施未嘗少倦冬月雪甚有楊生者過門衣冠腐敝府君解衣裘贈之楊生故鄴下人也負傲骨不輕受人贈遺獨數數受府君餽語人曰湯公君子也故受之先大母年高重聽府君日供甘旨會寇氛洊熾饑饉頻仍蚤夜經營備盡色養事兄貴皇公甚恭謹貴皇公工文詞治生雅非所長府君日為具饌使得專志下帷不為室家累心姊遘危病迎於家親製藥餌調理之復故始歸內行

之謹蓋人無間言云至壬午寇陷睢城家園遂爲戰場府君冒險躬輿大母過河朔往來曹衛大名之間顛沛流離所以怡顏順志者仍左右無方也當是時先母趙恭人已殉寇難先伯父遊學於浙先叔父卒於歸德遺孤呱呱撫恤備至大母棄世號泣擗踊勉襄含殮搶攘之際奉柩與先大父合祔繼有先伯母喪竭力殯葬亂離中真嘔盡心血矣先伯父在浙依衢州司訓孔公病故遺女十歲無所歸府君備歷險阻攜回擇壻資奩如禮時值鼎革往返六千餘里波濤之洶湧盜賊之出沒身

湯子遺書卷七 行實

辛

幾危者數矣不孝斌實從行至今憶嚴陵灘彭蠡湖猶心悸也先叔子流落曹南府君百方贖回爲之延師娶婦後又授以田二百畝嘗語不孝斌曰同胞兄弟所存骨血惟此府君每一言蓋未嘗不淚涔涔下也丙戌以後河南兵戈甫定田廬荒蕪已久府君手闢蒿萊定此室宇猶篝燈市書以課不孝斌誦讀爲事曰吾備嘗艱辛不以爲恨振先人之緒惟汝是望耳不孝斌夙夜識之不敢忘戊子幸叨鄉薦己丑捷南宮壬辰廷對讀書中秘府君手書諭曰館職清暇正當肆力古學爲經世

大業勿得優游曠廢有負遴選至意翰苑天下名  
賢所聚學問必有什倍汝者虛心領畧庶有進益  
仕路嶮巇從來可畏惟敬以脩身儉以養德名位  
素定不必預計古來賢豪只因腳根不定隨風逐  
波失其生平甚可惜也其他貽書訓誡之辭皆類  
此甲午不孝斌授國史院檢討乙未遵 諭陳言  
狂直幾得罪府君毫無愠色後 召見南苑  
天語溫然且問曰汝父年幾何今在京否斌據實  
以對知

聖度如天遣使馳報府君北向叩首仍寄書勉斌

湯子遺書卷七 行實

七

恪供職業語最切至丙申蒙

世

祖親簡加一級備兵潼關迎府君至署府君曰我  
來非就養也觀汝之為政耳今地方凋敝極矣寬  
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况

君恩深重 綸音優渥若不夙夜砥礪使吏畏民  
懷非但有玷官方抑且抱愧清夜楊伯起為此地  
先哲汝當敬體四知之訓我不能久居此不孝斌  
謹受命府君至潼逾月即歸不孝斌送至境上俯  
伏道左府君反覆叮寧至今歷歷如昨日事真令  
人一追憶一嘔血也丁酉恭遇 覃恩封府君為

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府君雖被恩榮而自奉儉約數椽僅蔽風雨出入常徒步地方有大役輒身任之睢城自闖寇拆毀繼遭河陷時州衛分壤郡守屢議脩築而衛中有欲簽報大戶借名科斂者府君建議按畝出夫為力役之征衆擎易舉衛帥忿然見於詞色後衆論僉同卒如府君之議城甫畢而鄰封盜起遠近洶洶官府下令督民防守府君曰市民日營升合賊未至而先使之困非計之得也借紳士晝夜宿城頭居民賴以安堵吾州額協宜溝驛站銀而錢塘則協吾州錢塘以隔省歷年不應而宜溝驛奉上臺嚴檄提催驛寢不支府君言於憲使楊公免協濟驛困以甦他如減柳梢之數清里甲之累皆不避勞怨一力擔承蓋府君盡心桑梓周且悉如此又嘗脩文廟刊郡乘請釋滯獄禦水賑荒諸善事尤為彰彰高祖塋墓年久不無荆榛樵牧之感府君與族人約歲時伏臘拜掃必親品物豐潔祭畢為讌仍獎其孝弟勤儉者而責其不奉家訓者必垂涕謝過乃已時族中惟叔祖勉齋公最長府君拜跪侍立禮節惟謹家有言蓄必先進叔祖叔祖亦怡怡然至府君第



或竟月忘歸也平居嘗語諸子弟曰吾家無甚疎族自曾祖以上則一父之子也高祖以上則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而至若塗人此蘇明允之所歎息也賙給困乏或粟米或布帛歲以為常蓋府君敦本重族原於至性故也平生英偉倣儻洞悉世務遇大事衆人錯愕不敢發一語者府君片言立決卽之溫溫然初不見有峻厲之色與鄉中父老時相過從飲酒談說稼穡較歲豐儉間命巾車遊東郊之園圃蒔花種竹怡然自樂人以為有香山洛社之風焉郡守戴公行鄉飲酒禮採輿論聘府君為大賓府君固辭不獲凡三與賓席園橋觀者如堵咸嘖嘖贊歎以為府君克光大典云巳亥不孝斌量移嶺北便道歸省府君時患便血之症神氣減於往時不孝斌奉侍數日憑限迫切府君勉令就道啣淚拜別自此府君雖勉為笑語念斌遠宦實多憂慮又值仲子之變哀痛過節其病日深斌在虔聞之亦感危症堅志請告幸蒙 題允府君聞斌歸喜見顏色病漸愈曰我不幸蚤經家難繼遭寇變盛衰感懷骨目傷心五十年中言之令人歛歔今幸叨恩盛時汝以壯年勇退我體氣稍

健父子聚首閱耕東臯課讀南軒亦老年佳事也  
嘗錄馬援柳玆教子書揭之庭壁斑甫七歲學庸  
論孟皆口授病中猶手抄古文數十篇教之不孝  
斌請代曰我固樂此不為勞也不孝輩日侍膝下  
以為可以承歡百年孰意昊天不弔至癸卯七月  
痰病陡作延醫百方調理痰嗽稍定不孝輩私心  
禱籲以為庶幾痊可而氣息漸弱卒至見背嗚呼  
痛哉彌留之際猶以斌硜執不能合時斑年幼未  
能成立為慮我父眷念不孝身有盡而心無窮言  
念及此能不令人心肝屠割哉嗚呼痛哉天乎何

不殞滅斌等而奪我父之速耶嗚呼痛哉府君生  
於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十月初七日卯時卒於康  
熙三年甲辰四月初五日辰時享年六十有一配  
我前母劉氏廩員公諱升女德性溫淑生於萬曆  
三十三年乙巳五月初三日卒於天啟二年壬戌  
六月初四日享年一十有八繼配我先母趙氏  
誥贈恭人廩員公諱尚敬女孝慈勤儉明於大義  
寇變殉節巡按御史李公粹然 題請奉

旨旌表建坊立祠春秋祭祀事具祭酒吳公偉業  
脩撰鄒公忠倚傳中生於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十

一月二十六日殉節於崇禎十五年壬午三月二十三日享年三十有七再繼我今母軒氏儒士公諱里女子二長即斌江西分守嶺北道布政使司右叅政娶馬氏封恭人庠員公中駿女趙恭人出斑聘廩員袁公鴻烈女軒孺人出女三長趙恭人出次三軒孺人出孫男三溥濬沈孫女二俱斌出今擇康熙四年乙巳十一月初二日申時奉葬於城北十五里澗岡東南之新阡苦凶餘息語無倫敘惟大君子哀而賜之琬琰先府君歿且不朽即不孝兄弟藉以少解終天之恨亦且不朽

贈恭人先妣節烈事狀

湯子遺書卷七 行實

五

先妣姓趙氏外祖廩員公諱尚敬外祖母褚氏世為睢陽名族以萬曆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先妣孝慈勤儉明於大義幼讀書通孝經及列女傳年十三外祖母棄世哀毀備至十七歸於先君四年生女又二年生斌是時先大父母春秋高大父常病先君晝夜侍側不交睫者四十餘日先妣治羹粥奉湯藥凡大父所嗜物皆先意以待隨呼即應大父善病少間乳者抱斌立於旁大父泣然流涕謂先君曰汝與汝婦孝謹我先人世有令

德至汝身將顯否則亦在汝子踰年又病且篤衣巾衾帽皆手自縫紉自含殮以至窆窆經畫周密必誠必信親黨謂先妣嫻於禮自先大父捐館後家益貧先妣事大母益謹鬻簪珥市甘脆以為饋養烹飪澣濯雖盛暑隆冬未嘗假人會歲祲率女紡績易粟以奉大母私則嘸藜藿糠粃妣見輒為嗚咽而先妣戒勿令大母聞又素多病默坐室中廚竈蕭然見者為淚下而先妣怡如也妣初就外傳歸必問所讀書背誦不錯一字乃喜或不能誦則垂涕刻責夜則紡績而命妣讀書於翫燈火

熒熒常至夜分或不能得燭則月下為妣講孝經為女講列女故事一日妣偕同學生出城外抵暮而歸先妣端坐不食切責之曰汝年少志趨未定而樂遊嬉吾將安望妣長跽因姊謝過良久乃免崇禎庚辰河南大亂李自成擁衆數十萬縱橫開歸間且連年旱蝗常對先君歎曰我為婦人天下事固不敢知今四方重困盜賊蜂起而天又旱且蝗如此脫有不幸吾姑吾子以累君請以一身謝夫子矣明年為女治嫁妣年未可娶亦令娶曰我素病令代我事吾姑既而曰子女婚娶已完志願

畢矣明年壬午三月賊潰西華數日陳州太康皆陷睢距太康僅九十里城旦暮且破人心洶洶而先妣閒定如平時戒家人勿驚吾姑也先是命斌從伯父賁皇公讀書城北莊上倉猝聞亂則城門閉不得入伯父率斌徘徊郭外先妣聞之告先君曰來則俱死無益於是先君登城而望相對痛哭謂伯父曰城中有老母在我不可離也母在與在母亡與亡夫復何言我兄弟獨此一子耳且賊志在城野外或可以免兄其率此子北奔先人有靈無絕我嗣亂定徐求我音耗也言畢復大哭城外

避難來者數百人聞之亦皆大哭伯父遂率斌北奔龍塘時三月二十日也又二日早城陷大母病甚且重聽家君倉皇負之逃於蘆葦中先妣乃謂家人曰嗟乎吾家累世名門事至今日義無苟全獨念姑年老不得終事為恨若為我謝夫子善自保重吾兒遙遙懸隔汝曹當有脫者見吾兒為語善自立身勿忘母平日言也遂整衿經於梁家人為解之復入井井水淺家人又出之先妣怒曰若教我偷生乎賊至而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於時賊已環至露刃相向先妣乃厲聲曰若等

皆朝廷赤子食德三百年何負於若而作賊今大  
兵將集當寸斬若即奈何以刀鋸嚇人爲遂大罵  
嬰刃嗚呼痛哉三日顏色不變賊中有羅拜者有  
歎息去者實惟崇禎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享年  
三十有七越三日賊徙寧陵大母先君僅免於難  
不孝斌乃得歸殮而殯於故居之寢九月黃河南  
決城郭廬舍盡爲洪流殯堂竟沒於水嗚呼痛哉  
自壬午至今每歲忌辰必陰雲四合風雨悲鳴波  
濤有聲震驚永夜居人聞之無不墮淚共傳其期  
至此寒食云

